

1

索尼，鱼神，鱼神杀手

母亲于 1968 年怀孕，后来生下的便是哥哥索尼泰。那是动荡的一年：布拉格之春，巴黎的五月罢工以及因政府镇压引发的学生抗议，马丁·路德·金之死，越南大屠杀，以及墨西哥城奥运会前夕爆发的抗议示威及血腥屠杀，全部发生在这一年。1969 年 5 月，在索尼出生那天，再次发生暴乱，这一次的地点是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穆斯林成员在马来全国联合会的教唆下发动圣战，矛头指向华裔及印度

裔马来人，不少人惨遭杀害或重伤致残。穆斯林圣战成员选择攻击目标的标准十分简单，完全根据肤色判定，先是“苏苏”（即皮肤白皙的华裔）跟着是“科皮”（即皮肤呈咖啡色的印度裔）。

所幸的是，父母在马来西亚的家所在州的穆斯林苏丹首领反对种族斗争。苏丹的这一思想根源或许是受到他身边的两个人的影响，其一便是我的父亲——华裔马来人——亦是苏丹的私人牙医及网球拍档，另外一位是苏丹的私人保健医生兼高尔夫球拍档，一位印度裔马来人。两人之中又以父亲最为得宠。原因是，父亲有一艘生了锈的老爷船，他经常开船到河流两岸的乡村为牙病患者医治，忍着当地人的口臭为他们拔牙，然后储存到一个小小的，原先用来装卡夫花生酱的瓶子里。这些牙齿随后会卖给医学院牙科系的学生们，作为他们操练的实物样本。（父亲常不可思议地感叹：“这些马来人的牙根可真长。真的，拔他们的牙着实要费一番气力。”）父亲的这只船虽然破旧，但却是当地惟一一艘自带洗手间的船只，因此，苏丹偶尔会借用父亲的船出游垂钓。自然，父亲也常获得邀请随行。与苏丹外出钓鱼实在不需要任何技巧。苏丹的仆人一早已经身背炸药到达河流上游。待苏丹的船只驶达时，水面上已经漂满被炸死的鱼儿，苏丹只需抄起他的御用鱼网，捞起一条条死鱼，直至他满意为止，然后船只启动，一行人满载而归地回到下游。或许正是由于苏丹的牙齿和身体健康，以及他的娱乐消遣有赖于父亲及古普塔医生，促使他对华人及印度人抱有同情心。总之，就在吉隆坡和

爪哇的华人及印度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我的父母受到苏丹的庇护，母亲在撕心裂肺的疼痛中产下索尼，而同一时间，父亲正在外地寻找榴莲。

母亲欣喜地发现自己诞下一名男丁，她认定，这个在动荡年月里怀胎落地，生肖为鸡，星座金牛的男婴日后定成大器。她给儿子取名为奥古斯特。然而，出外寻求榴莲的父亲回来之后，发现居然有这样一个小生命在威胁他一家之主的地位时，在难以克制的妒忌之下，为了捍卫自己的地位，他将儿子的名字改为索尼，言外之意是，他休想与父亲分争地位。

所有的人都以为，父亲会像其他初为人父的中国男人一样，为长子的出世欣喜若狂。然而，父亲并不同于其他男人。他自小便占据家庭的中心地位。作为家中的长子及继承人，父亲一直自认为是家中的太阳，身边的所有人不过是围绕太阳旋转的星球。这样的心态直到父亲被送往新加坡的安格鲁男子学校读书后才有所收敛，因为在学校，父亲面临的是无所不在的竞争，每一名男生都在绞尽脑汁地想吸引女性的目光。好在父亲在学生时代懂得保持低调，他很快克服恐惧感，并且勉强和同学们保持着友谊。至于后来，虽然他对母亲一见钟情，但很快便被母亲的家人所接受，并旋即成为座上客受到热情款待。直到索尼出世，父亲才突然发现，他在妻子的生活中已经失去往日至高无上的地位。尽管这或许只是暂时的，但仍是父亲无法容忍的。作为一个极度崇尚中国传统的男人，父亲如此反感自己的长子，确属反传统现象，而且颇有弗洛伊德的恋

母情结在其中。至于个中的成因，一直是个费解之谜。

或许是父亲早有先见之明，又或许是因为他的妒忌心一定要扼杀亲生长子出人头地的机会，总之，被改了姓名的索尼真的如他过于平凡的名字一样，从小到大，始终没有什么作为，既缺乏体育音乐方面的天赋，甚至连中产家庭大方自然的素质都不具备。他惟一的创举便是在母亲出殯后的第二天，将文森舅舅家一条产于亚马逊河的鳕鱼谋害致死。这是文森舅舅家的镇宅之宝，一向被敬为神灵在家中供奉。索尼的行径不仅仅是扼杀了一个自然界的生灵，更重要的，他让我们全家从此与母亲家一半以上的亲属断绝了关系，而与另一半亲属的关系亦疏远了许多。

林姓家人大多信佛，但与其说他们尊崇的是一种信仰，倒不如说是迷信更为恰当。比如，他们在选择门牌和车牌号码时会尽量避免数字“4”，因为这个数字在发音上接近粤语中的“死”，被视为不吉利的数字。同样道理，他们不惜一掷重金地购买“888”的吉祥号码，只因为“8”的发音贴近发财的“发”字。我的外婆在一次为中文女子中学筹款的有奖募捐活动中抽中一座观音像，她立时将佛祖的慈悲与财运联系在一起，于是马上在厨房设置佛龕，且披红挂彩，并以香火、供果供奉。每天，外婆都要双手合十，点燃几炷香，在佛龕前恭恭敬敬地鞠躬，请求菩萨保佑她在今晚的麻将桌上赢钱。即便是与我同属一代人的堂姐妹们对于迷信之事亦趋之若鹜。他们笃信风水，为了让他们在摩天大楼里的办公室同样受到财源和风水的光顾，他们要请风水先生核准办公室的家具布局。他们向

算命先生占卜未来，与此同时，《金融时报》又是他们每天必读的刊物。

这就是我的亲戚们，每天对着一来自亚马逊河的鳐鱼毕恭毕敬，因它的威猛与丑陋而奉之为神的亲戚们。这条鳐鱼是文森舅舅以 580 元的代价购得的，经过多年精心喂养，鳐鱼的个子越长越大，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价值 4000 元的鱼神。鳐鱼的鱼身硕大黝黑，样貌凶残，一眼便知是非同寻常的通灵之物，自然要享用供果香炉供奉的礼遇。文森舅舅最初对鱼神的敬畏慢慢演化为一次次小小的请求。开始的时候，他的请求极其微不足道，他请求鱼神保佑他将不见了踪影的指甲钳找出来；求鱼神有灵，让淑芬舅妈错过一班汽车，迟些时候回家；求鱼神治好他的便秘，让他不要再徒劳地在马桶上运气；求鱼神给他一点悟性，好熟练地用新购置的录影机将每周一期的综艺节目录制下来，趁淑芬舅妈不住家时独自偷偷欣赏。后来，他开始请求亚马逊鱼神保佑他打麻将时赢上 20 块钱。20 块钱的请求逐步增加为 50 块，100 块，200 块，直至最终，文森舅舅在一次非法设置的赛马赌局中一举独赢 73 万块。

有一段时间，文森舅舅一直挣扎在自我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想炫耀自己的财富，另一方面，出于吝啬之心，再加上担心引起税务部门的注意，他又不得不小心压制着自己。有好几个月，他一直在痛苦中思考，究竟是否应该买所别墅，或者搬进豪华公寓。他渴望将自己的成功与财富昭示天下，满足心理上的虚荣，但又害怕亲戚们会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地纠缠上他。在走投无路地情形下，文森

舅舅去庙里拜了菩萨。他从和尚那里买了神油，回家点燃，又以香火供果供奉他最钟爱的鱼神，并且去求了签，解签的结果是，他应该留居老屋。

淑芬舅妈声泪俱下地请求文森舅舅买所新房，文森舅舅不为所动。恼恨之下，舅妈将舅舅的一套高尔夫球杆从窗户扔了出去——此后，又有不计其数的物品从文森舅舅公寓的窗口被扔出去。然而，文森舅舅依然固若磐石。不过，他给了舅妈一张金卡，允许她到商店里选购一套全新的家具，聊以慰藉舅妈的虚荣心。后来，文森舅舅暗地里在新加坡的西海岸买下一套一间卧室的小公寓，让他新近结识的情妇搬了进去。在那套政府公屋里，文森舅舅为他的鱼神设置了一个巨型水族箱，并在前面摆放着镀金供台。文森舅舅交上好运的消息终究不胫而走，亲戚们从世界的各个角落纷至沓来，包括悉尼、墨尔本、旧金山、伦敦、雅加达，面对鱼神顶礼膜拜。

鱼神不为众人的推崇所动。它一动不动地呆在玻璃监狱里，眼睛也一眨不眨。水族箱旁立着一个铝制梯子，惟有当文森舅舅爬到梯子上端，将生肉以及不知名的小鱼儿投入水中时，鱼神才表现出一丝兴奋。显然，文森舅舅已经和鱼神培养出默契，偶尔，鱼神会允许文森舅舅抚摸它那滑溜溜的黑色鱼背。每逢此时，文森舅舅便无比骄傲地坐在梯子上，伸出手，触及被鱼神翻滚搅动得一漾一漾的温水，轻轻抚摸那满是坚硬鱼鳞的鱼背。

在母亲出殡后的第二天，索尼摧毁的正是这条亚马逊鳕鱼鱼神。出殡当天的仪式由林家人主理。母亲的遗体被

送往一间庙宇火化。亲属们从和尚手里买了一沓沓色彩斑斓的冥钱，以及用纸做成的房子、汽车、音响、微波炉、手机、电脑、录像机、游戏机。在由一群和尚主持的仪式上，所有这些被点燃烧掉，送往阴间。这样，母亲在地下依然可以享用生前已经令她眼花缭乱的现代科技。

唐纳德舅舅安排到场的每一个人穿上白衣白鞋，头上系着白色带子，大家仿佛是从黑白底片里走出来的人物。唐纳德舅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这是林家在中国老家的祖上留下的传统，尽管舅舅的祖父母早在 20 世纪初就移民到新加坡，他们这一代对于老家的概念几乎全都淡忘了。至于唐纳德舅舅何以探源到祖上老家的传统始终是个谜，因为家中从没有人到过中国寻根。不过，大家还是遵从了唐纳德舅舅的安排，毕竟，他是林家长子，是一家之主。

父亲信奉基督，林家安排的仪式与父亲的信仰有着根本性冲突。所以，在第二天漫长的超度仪式上，父亲、索尼和我都感到如坐针毡。索尼在我身边坐立不安，他惟有紧紧搂住怀中的小号寻求安慰，他的手指在按键上起伏，无声地演奏着心中的乐曲。我一边拍打着叮食我的蚊子，一边回想昨天在庙宇的院子里焚烧的那些东西，想着有一辆纸制的保时捷汽车被这样送到阴间。我一边想，一边迷迷糊糊地打起瞌睡。

事情就是在这个时刻发生的。我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骚动惊醒，还没有反应过来索尼在做些什么，他已经抱紧小号，咆哮着向电梯冲去，发疯般地狂按按钮。电梯的门开

了，索尼一下子不见了踪影。

“索尼，你到哪里？”有人愚蠢地冲着已经关闭的电梯喊道，电梯的指示灯一闪一闪地发出亮光。还有人徒劳地拍打着按钮。

“还是爬楼梯吧。”表兄安德利建议道。

“哎哟，我的膝盖不好。”一位姨妈呻吟着。

一行人终于设法上到十八楼时，就在我们冲入公寓房间之前的一刹那，我们已经清楚地听到那灾难性的一击。

索尼狂怒得几近疯狂。他挥舞着小号，一下接一下地砸向鱼神的水族箱。玻璃破碎了，一股阴湿的水流喷涌而出，席卷了散发出袅袅刺鼻的香火的香炉，还有那盘开始霉烂的供果。索尼不肯善罢甘休，他举起重创之下已经变形的小号继续向水族箱砸去。又有玻璃被砸碎了，惊惶失措的鱼神随着黑乎乎的水流一起倾泻而出，刚巧被佛龕上的尖凸部分牢牢刺中，鱼神痛苦地狂野地摆动着躯体。索尼扔掉小号，伸手去抓鱼神，将鱼神从尖锐的刺物上解脱出来。鱼神黑色的尾巴狠狠地扫中索尼的下体，从索尼手中挣脱出来。索尼一边用左手护卫着下体，一边伸出右手扑向被水浸透的真皮沙发，鱼神此时正在沙发上缩成一团。索尼试图去抓鱼神，无奈鱼神凭借光滑的躯体再次挣脱，猛地一跃，蹿上一个供有佛龕的樟木箱。一场壮观的人鱼大战在索尼与鱼神之间展开，早已被大水浸没的客厅里水花四溅。绝大多数的亲戚们此时已经聚集到楼上，被眼前的场景惊得目瞪口呆。经过一通混战，索尼终于将他那瘦骨嶙峋的手指深深地掐进鱼神那滑腻发达的肌肉中。

人鱼之间仍然在势均力敌地角力着，不过，索尼总算摇摇晃晃地拖着鱼神走上阳台。

“不要！等一等！”文森舅舅突然意识到索尼究竟想做什么，他大惊失色地喊道。然而，已经迟了。文森舅舅跌跌撞撞地穿过污秽不堪的客厅，冲向阳台。“哎哟，索尼，你要干什么？住手！”

“索尼，你疯了！”父亲狂叫着喊道。大家一窝蜂地涌向阳台。

然而，一切都已经迟了。索尼喘着粗气，骨瘦如柴的胸脯如风箱般地一起一伏。他举起鱼神，用力地向镶有蓝色瓷砖的阳台外掷去。大家惟有目瞪口呆地眼看着鱼神从高空跌落下去。家家户户的阳台上都有五颜六色的晾衣竹竿伸探在外面，上面晾晒的内衣内裤如万国旗般随风招展。在鱼神跌落的过程中，有几户人家的晾衣竿被撞翻。鱼神最终跌落在一辆芥末黄色马兹达汽车的引擎盖上，盖子被撞出一块深深的凹陷，鱼神被重重地反弹之后滚落到长着杂草的沥青地面上。

在高高的十八层楼上，亲戚们惊恐愤恨地看着索尼旁若无人地大步走向潮湿的客厅。厨房里响起刺耳的电话铃声，毫无疑问，是气急败坏的邻居打来投诉电话。索尼找到他的小号，捡起来，甩掉上面的水迹。他一屁股坐在玻璃碎片上，一边抽泣着大笑，一边试图用他那湿透了的衬衫将小号擦干。

没有一个人讲话。大家都不晓得应该说什么。

疯狂的情绪渐渐退去，索尼将破烂不堪的小号送到唇

边，吹响一段中国乐曲，一段仿佛是从水中捞出来的，湿漉漉的跑调乐曲。之后，索尼哭了，他不停地抽噎，咳嗽，仿佛一名肺病病人。

我和亲戚们像傻了一样呆呆地站在一旁，客厅里的水没过我们的脚踝，散发出阵阵臭味。我知道，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将再见不到索尼。索尼已经将他自己彻底地从这个家族体系中隔离开来。

淑芬舅妈紧紧抓住文森舅舅的胳膊，摇摇晃晃地将脚上那双费拉哥玛名牌平底鞋脱下来，递给女工，并且吩咐女工如何将鞋风干。淑芬舅妈穿着浅褐色长统丝袜，腿上的汗毛支棱着冲破丝袜的束缚。她蹚水走进客厅，转过身，看着被糟蹋得一塌糊涂的客厅，然后转向索尼。

“该死的索尼泰，”淑芬舅妈说道，“你和你妈妈一样，从生下来就该死。”

2

潘朵拉飞出魔盒

1942年2月，一个闷热潮湿的下午，在一座摇摇欲坠的小屋的露天后院里聚集着一群女人。她们当中有人敲着木鱼，凝神祈祷。香炉上袅袅升起缕缕青烟。可能是受到空气中湿热气息的抑制，青烟挥之不去地霏霏地缠绕在香炉周围。

我的外婆美玲仰面躺在一张圆形花岗石石桌上，有如祭坛上的供品。那张桌子通常用作全家人吃饭的餐桌。这一天，就在全家人共进午餐的时候，美玲突然捂住肚子大

声喊痛，称羊水已破。一家人惊慌地将用作午餐的炸鱼、用辣酱和虾酱烹炒的“康红”还有萝卜排骨汤挪开，把美玲放到桌面上。

“哎哟，好痛啊！”美玲大声喊道，“这个该死的婴儿非把我整死不可。”

美玲的妹妹谭夫人急忙低声训斥美玲不该如此诅咒自己和孩子。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有小鬼一直隐身匿迹地在人间游荡，他们竖起耳朵专门刺探哪户人家有婴儿出生。然后便前去捉弄，婴儿便会被咒语缠身，生出兔唇，或是长有六个手指、脚趾，以及其他不能尽数的残疾。所以，有孕妇的人家都会小心地称新生儿为“阿猫”、“阿狗”，借以骗过小鬼，保佑婴儿健全。而像美玲这样毫不避讳地召唤小鬼在旁人看来实在是愚蠢。

“小声点，阿玲。”谭夫人惶恐不安地说道。她随即转向女仆吩咐道：“波波，你去拿瓶老虎油涂在阿玲的肚子上。”

一直守在美玲身边的波波不情愿地将主人托付给谭夫人。谭夫人将一条颜色发灰的毛巾浸入一小盆温水中，然后拎出来拧干，轻轻擦拭美玲的面庞，又从别人手中接过一个灰褐色的长枕垫放在美玲的头下。

美玲的左手握成拳头顶住嘴巴。她一面咬住拇指的关节，一面呜咽不清地说：“我不想要这个该死的孩子。”

“胡说。这是菩萨赐给你的福分，你应该感激菩萨才对。”谭夫人厉声喝道。不过，平心而论，谭夫人也是觉得，菩萨真应该将这个孩子赐给有能力抚养的人家才对。

都怪美玲的命不好，被父亲安排，下嫁给一个无钱无势的杂货掌柜。相比较而言，谭夫人的命运就好一些。她被父亲嫁给一名茶叶商做小老婆，但因为深得夫君宠爱，所以在谭家的豪宅之中尚有很高的地位。她一直在尽力帮助姐姐一家人，只是实在未曾想，居然又有一个小生命即将落地。谭夫人重新洗了洗毛巾，拧干，轻轻擦拭美玲的前额。她心里很是不满地想，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美玲实在应该坚决地杜绝怀孕的可能。然后，她又记起那些陈年往事。

美玲当年并不情愿出嫁。她很想读书识字，就像那些出身笃信基督的中产家庭，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的中国女孩子们一样。她的理想是当一名老师。在她的洞房花烛夜，美玲脱去红色的丝缎礼服，解开长长的裹脚布，将自己包在一身破旧的散发着臭气的衣裤中。床上铺着透着喜气的喜被，美玲坐在上面，怔怔地盯住门口。性格怯懦，从未碰过女人的新郎倌走了进来，他战战兢兢地爬上床，美玲猛地翻身下床，一屁股坐在地上，用充满愤恨的目光盯着新郎倌。新郎倌不解地看着美玲，他也跟着爬下床，挨着美玲坐在地上，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去摸美玲。美玲又猛地起身坐到床上，新郎倌也跟着坐回床上。美玲又一转身从床的另一侧落地，坐到地上。就这样，新郎倌跟在美玲身后从地上爬到床上，跟着又落回到地上，直到最后，精疲力尽的新郎倌不得不表示放弃，独自躺到床上睡去，美玲则蜷缩在离床最远的一个角落里迷迷糊糊地过了一夜。

第二天晚上，同样的一幕继续上演。美玲穿着那身破衣烂衫缩在角落里瞪着她的丈夫。看见新郎倌朝自己走来，美玲就从一个墙角蹿向另一个墙角。整个晚上，新郎倌就追在美玲身后，从一个墙角扑向另一个墙角，从床上到地上。最终，新郎倌不得不再次宣布放弃，独自一人快快睡去。整整一个月，每天晚上都在重复着同一番景象。终于，新郎倌忍不住小声向岳父提出不满。

岳父大人叫来全家人训话。他强令桀骜不驯的美玲脱去上衣跪在他的座椅面前。太爷的那双脚穿着拖鞋，优雅地踩在美玲光滑的脊背上，就仿佛踩在一块踏板上那样自在。太爷命令下人拿来一根竹竿，然后抬起那双脚，脚上的拖鞋绣有美丽鲜艳的蝴蝶，猛地向美玲的身上踢去。一脚，两脚，三脚。随后，太爷一脚踢开美玲，将那根竹竿递给美玲的丈夫。

“拿出你男人的气派 让你的女人乖乖地听你的话。”太爷说。

小掌柜惊恐地小心翼翼地用竹竿抽打了两下便住了手。

“再打。”太爷命令道。

又是两下。掌柜妻子的背上多了两道血痕。

“再打 ,再打 ,再打 ,打 !”

掌柜一下又一下挥动着竹竿，直到他妻子的后背上布满纵横交错的血痕，直到她再也支撑不住，含泪求饶。

“停。”太爷从掌柜手中接过竹竿，轻蔑地用双手握住竹竿两头，啪的一声掰成两段。“垃圾筒。”

仆人连忙递过一个竹篮。太爷将折断的竹竿丢了进去，然后吩咐道：“打水，毛巾。”

另一个仆人用陶瓷盆端来一盆散发着清香的水和一条柔软的毛巾。太爷不紧不慢地洗了手，用毛巾将手擦干。仆人端着水和毛巾退下去了。

太爷站起身，不屑地看了一眼掌柜：“下次，再发生这种事，自己想办法解决。”

外婆婚姻初期的这段故事已经成为林家家史的一部分，被林家女人们一代传一代地讲述下去。没有人去探究故事的意义在何处。是妇女反抗精神的典范？还是再次证明女人三从四德的亘古理论？抑或只是说明林家女人总要经历一个从反抗到最终俯首帖耳于她们的丈夫这样一个徒劳的过程？不管怎样，这个故事被反反复复地讲述，每逢林家女人碰到一起，总会提起这段往事。其结果是，所有的林家女人都认识到，这是一个充满强暴，压抑着难以言尽的幽怨的黑暗家族。在我母亲出世之前，美玲已经生下五个孩子，三女两男，全部是在被强迫状态下怀孕。

就在新加坡这个小小的院子里，时间一点点流逝，下午被拖至黄昏。天色暗了下来，空气中是沉甸甸的水气，与沉沉的夜色混在一起，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汗臭味，还有被视为包治百病的老虎油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美玲的太阳穴和隆起的肚皮上不时被抹上老虎油。突然，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闪着点点星光的静谧的夜空。女人们发出一阵惊恐的骚动。

谭夫人以权威的身份走近美玲，低下身将嘴贴在美玲

的耳畔，她那修护得一丝不苟的指甲抓住美玲被汗水浸湿的肌肤。

“别嚷，”谭夫人命令，“忍着点。”

“我忍不住。哎哟，我快要痛死了。”

“婴儿就快出来了。”接生婆兴奋地说，“婴儿的脑袋已经出来，快了，就快生下来了。”

美玲又发出一声尖叫。

“闭嘴。”谭夫人毫不留情地喝道。她那光滑的指甲已经将美玲的小臂抓出一道血印。然而，已经迟了。

美玲的叫声已经传了出去，院外那条脏乎乎的胡同里响起沉重的皮靴声，跟着传来砰砰的撞门声，就好像有一枚枚铁球被掷到门上。木门早已破烂得不堪一击，门上的漆皮雪片般地抖落在深灰色的水泥地上。女人们吓得缩成一团。

“瞧你干的好事。”谭夫人气急败坏地说。她一把抓起那条用来给美玲拭汗的毛巾，团成一团，恶毒地塞进美玲那半张着，满是口水的嘴里。“闭嘴，你这混蛋。”

震耳欲聋的砸门声仍在继续。谭夫人抬起那梳得光洁伏贴的头，吩咐道：“波波，快去开门，省得他们把门撞坏。”

在大门内侧，有两个生锈的铁制门环，一根早已腐烂不堪的木制门栓横于门上。此刻，在门外连续不断的轰击之下，门栓终于被撞断，院门被砰然打开，转瞬之间，院内便站满日本兵，个个手中托着步枪，上面闪着明晃晃的刺刀，子弹业已上膛，他们可以随时刺杀或是扣响扳机。

女人们被吓得惊叫一团。一名个子矮小的日本军官趾高气扬地走向石桌，手中挥舞着象征身份和地位的军刀。

美玲的嘴巴依然被毛巾堵住。她含糊不清地哼了一声，接生婆突然喊道：“生下来了。”

接生婆捧出一个浑身血乎乎的婴儿。她抬起眼皮，一眼看见日本军官的军刀直指向谭夫人，接生婆一下子蹿到石桌后面，一边喃喃地说：“吓死我了。”

美玲伸手将堵在嘴里的破毛巾揪了出来。她挣扎着抬起头，眼睛因流泪而通红，脸部的肌肉已经僵硬。美玲清清喉咙，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一粒唾沫星溅在一名日本兵的皮靴上，日本兵冲过去给了美玲一记耳光。美玲瞪着日本兵，然后又扭头转向谭夫人。

“怎么样？”美玲问。

谭夫人小心绕过日本军官前去查看婴儿。接生婆正在为婴儿清理脐带。谭夫人伸手分开婴儿的两条小腿，用手指在婴儿脏乎乎的小腿内侧探寻着什么。

“又是女孩。”谭夫人无可奈何地说。

美玲的头无力地倒在已经被汗水浸透的枕垫上。她歇斯底里地笑了：“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菩萨，我诅咒你！你怎么就没有一点慈悲心肠。你明知道我不想要这个孩子。多少次，我用拳头捶自己的肚子，捶到我的手发疼，捶到五脏六腑都疼，可你为什么偏偏还是给我一个女孩。”

那个新生婴儿——也就是我的母亲——发出啼哭声，那声音穿透浓浓的黑夜，碰撞着那闪闪发亮的军刀。美玲痛心疾首地说了一句：“又是个不中用的女孩。”